

說

郭

續

說郛續目錄

弓第三

冥影契

董穀

宵練匣

朱得之

玄機通

仇俊卿

求志編

王文祿

從政錄

薛瑄

道徇編

葉秉敬

海涵萬象錄

黃潤玉

補衍

王文祿

機警

王文祿

蠶衣

祝允明

筆疇

陳世寶

古言

鄭曉

燕書

宋濂

庸書

崔銑

松窓寤言

崔銑

後渠漫錄

崔銑

仰子遺語 胡憲作

蒙泉雜言

槎菴燕語 來斯行

客臺隨筆 董其昌

冥影契

激水董穀

天地混沌之說非也無初也天如卵白亦非也無形也天之蒼蒼亦非也無色也能見大塊面目者壽由太虛有天之名由自然有道之名由受生有性之名由良知有心之名

境無美惡物無妍媸皆生於心

性者心之本體心者性之妙用識則心之能事也猶之燈焉性其火也心其光焰也識其燭照也歟百體

皆心也癢疴疾痛觸處相關然則又有肉質如蓮苞
位于方寸者何曰火無實體必附於木性亦無實體
故附于蓮苞蓮苞者譬燈草也故燈草亦謂之燈心
耳

法言之言文也文謂之作河汾之言道也道謂之述
述作之間可以觀德矣

衆生必死然雖死而非死蓋臭腐化神奇若寒暑潮
汐之消息無往不成來非有空閒可頓放也故死亦
生之事非生之外别有死也

生之精爽曰魂死之靈異曰魄魄陽曰魂游魂爲變
鬼神之義昭矣

四方上下無際也於心之無際見之

大患在吾有身去私已之謂也

如明鏡物來則照物去則空如洪鐘不扣寂然扣則
響應聖人之事畢矣

萬象皆太虛含萬象欲得太虛猶之空中覓天也無
象前之虛亦無象外之虛天亦太虛之別名萬象卽
天也外天而求象猶之外水以言水

兒時嚴師老猶夢畏習根不斷如此况飲食男女乎
雞雛可以觀仁者未有知覺也

止是一心自吾肝胆百骸宮室服御以至天地萬物
皆此心也舍此而求心是見鬼也若人識得心大地
無寸土

致良知學者之活法主敬而非良知或勞苦而不近
人情行恕而非良知或慈和而易於兼愛直躬而非
良知則澄父嫂溺而非良知則不援凡百皆然

天無實天自山河大地見之道無異道自飲食男女

見之性無自性自四端七情見之心無別心自百骸
萬事見之是謂體用一源

山河大地皆天也而求天於天則無陰陽五行皆道
也而求道於道則無四端七情皆性也而求性於性
則無百骸萬事皆心也而求心於心則無四者只是
一句隨事而異名而或二之亦非也

性無朕兆而有條理喜怒哀懼七者性之施情之實
也仁義禮智四者施之妙情之德也

學者最要識天識破天無復餘事太極圖上一白圈

卽天也復推數圈明之識破皆筌蹄耳

能知生則無生無生則無死生

晝之所爲者心之施夢之實也夜之所感者心之思

夢之餘也

天地一人身督脉經泥丸遵夾脊而至尾闕河源自

雲漢下星宿海而入歸虛

理之成形則爲氣氣非真有也此理之幻化而成也

心之成形則爲事事非真有也此心之幻化而成也

佛氏云生死事大仲尼云朝聞夕死然則道之未聞

死不得也不但死不得雖生在世間亦在鬼窟裏過
日蓋其死也久矣何必死而謂之死先須生得然後
死得其所以死乃其所以生者也故曰未知生焉知
死程子曰死之道卽生是也更無別理

費隱只是一層晦翁作兩層看了故失程子之意

知是主意行是工夫博文爲約禮工夫克己爲復禮
工夫道問學爲尊德性工夫此聖學之真傳也今有
巨木於此將爲梁棟欲其圓潔光淨是主意必用鉋
子以加之是工夫自第一鉋以至於千鉋皆爲求圓工

夫第一鉋乃圓之如千鉋乃圓之終固不能舍第一
鉋而遂成千亦不待千鉋足然後是工夫亦不須旁
觀坐議講求鉋法下手便鉋鉋求圓圓隨鉋生鉋至
圓至以至無鉋可施而梁棟成矣此知行合一之喻
乎

宵練匣

靖江朱得之

黃蘿石平生好善惡惡甚嚴自舉以問陽明老師曰
好字原是好字惡字原是惡字黃於言下躍然

董實夫問心卽理心外無理不能無疑陽明老師曰
道無形體萬象皆其形體道無顯晦人所見有顯晦
以形體言天地一物也以顯晦言人心其機也所謂
心卽理者以其充塞氤氳謂之氣以其脉絡分明謂
之理以其流行賦畀謂之命以其稟受一定謂之性

以其物無不出謂之道以其妙用不測謂之神以其
凝聚謂之精以其主宰謂之心以其無妄謂之誠以
其無所倚着謂之中以其無物可加謂之極以其屈
伸消息往來謂之易其實則一而已今夫茫茫堪輿
蒼然隕然其氣之最奮者歟稍精則爲日月星宿風
雨山川又稍精則爲雷電鬼怪草木花葉又精而爲
鳥獸魚鼈昆虫之屬至精而爲人至靈至明而爲心
故無萬象則無天地無吾心則無萬象矣故萬象者
吾心之所爲也天地者萬象之所爲也天地萬象吾

心之糟粕也要其極致乃見天地無心而人爲之心
心失其正則吾亦萬象而已心得其正乃謂之人此
所以爲天地立心爲生民立命惟在於吾心此可見
心外無理心外無物所謂心者非今一團血肉之具
也乃指其至靈至明能作能知此所謂良知也然而
無聲無臭無方無體此所謂道心惟微也此大人之
學所以與天地萬物一體也一物有外便是吾心未
盡處不足謂之學

問喜怒哀樂陽明老師曰樂者心之本體也得所樂

則喜反所樂則怒失所樂則哀不喜不怒不哀時此
真樂也

楊文澄問意有善惡誠之將何稽陽明老師曰無善
無惡者心也有善有惡者意也知善知惡者良知也
爲善去惡者格物也曰意固有善惡乎曰意者心之
發本自有善而無惡惟動於私欲而後有惡也惟良
知自知之故學問之要曰致良知

或問客氣陽明老師曰客與主對讓盡所對之賓而
安心居於卑末又能盡心盡力供養諸賓賓有失錯

又能包容此主氣也惟恐人加於吾之上惟恐人怠慢我此是客氣

人生不可不講者學也不可暫留者光陰也不能暫留甚爲可惜學不講自失爲人之機誠爲可耻自甘無耻自不知惜老至而悔不可哀乎孔子曰學如不及猶恐失之朝聞道夕死可矣旨哉

或問三教同異陽明老師曰道大無外若曰各道其道是小其道矣心學純明之時天下同風各求自盡就如此廳事元是統成一間其後子孫分居便有中

有傍又傳漸設藩籬猶能往來相助再久來漸有相較相爭甚而至於相敵其初只是一家去其藩籬仍舊是一家三教之分亦只是此其初各以資質相近處學成片段再傳至四五則失其本之同而從之者亦各以資質之近者而往是以遂不相通名利所在至于相爭相敵亦其勢然也故曰仁者見之謂之仁知者見之謂之知纔有所見便有所偏

天地萬物之機生生不息者只是翕聚翕聚不已故有發散發散是其不得已且如嬰兒在母腹中其混

沌皮內有兩乳端生近兒口是兒在胎中翕而成者也故出胎便能吸乳

人之養生只是降意火意火降得不已漸有餘溢自然上升只管降只管自然升非是一升一降相對也降便是水升便是火參同契真人潛深淵浮游守規中此其指也

或問金丹曰金者至堅至利之象丹者赤也言吾赤子之心也煉者喜怒哀樂發動處是火也喜怒哀樂之發是有物牽引重重輕輕冷冷熱熱煅煉得此心

端然在此不出入則赤子之心不失久久純熟此便是丹成也故曰貧賤憂戚玉女於成動心忍性增益不能此便是出世此是飛昇冲舉之實謂其利者百凡應處迎之而解萬古不變萬物不離大人之心常如嬰兒知識不迷純氣不散則所以延年者在是所以作聖者在是故曰專氣致柔如嬰兒清明在躬志氣如神嗜欲將至有開必先所以知幾者在是所以知天者在是

太虛浮雲過化也乾乾不息於誠存神也存神則過

化矣所過不化不存神也存神而過化所以與天地
同流

此身之外一絲一縷皆粧級故緊隨身不可須臾離
者貧賤也或得或失者富貴也於其不可離者必求
離之於其不可保者必欲得之此所以終身役役卒
歸於惡也

三代教人年未五十者不得衣帛未七十者不得食
肉是天下莫非素縞也今自嬰兒時便厚味華衣豈
知古人愛養生命之道佛汰戒殺其徒不腥不錦意

正如此若得天下知此風味便省許多貨財便有許多豐裕息貪息爭無限好處雍熙之風指日可見借乎欲重情勝而不能從也

往古聖人立言垂訓宗旨不同只是因時立教精明此性耳堯舜曰中湯文曰敬蓋以中有糊塗之景將生兩可之病故以敬爲宗提省人使之常惺惺也敬則易流於有意故孔子曰仁仁易無斷故孟子曰仁義仁義流而爲假仁襲義故周子曰誠誠之景乃本體無思無爲者也不易明將流於訐直故程子復

以敬爲宗敬漸流於孤陋故朱子以致知補之致知
漸流於支離故先師辨明聞見與良知特揭良知爲
宗千古聖學之要天地鬼神之機良知二字盡之矣
混沌開闢之說亦是懸度只就一日晝夜昏明之間
便可見戊亥時果人消物盡乎但自古至今生氣漸
促其醇氣之耗智巧之深終非古比

或問事物有大小應之不能無取舍此正是功利之
心千駟萬鍾之取予一念也衆人在事上見故有小
大聖人却只在發念處見故不論事物之大小一念

不安卽不恐爲

人無善可爲只不爲惡有心爲善善亦惡也

玄機通

浙西仇俊卿

九九賤藝也王侯圖霸者禮焉蚩蚩微物也豪傑達觀者擬焉奕秋射義並著于經而玄亦理之寓也學者可不加察而折衷之乎

士之驚空名採捷徑者託之譚玄皆祖老子不知老子非清淨無爲守株繫匏者也當周衰時避世出函關語關令喜持緒餘耳至有附爲吐納按摩道引之術陋矣劉子玄疑非中的言哉其云以正治國以奇

用兵以無事取天下則神用無方莫能當也豈雌雄
黑白之間已邪謂得易之體亦未盡諒也

或問陰符經殺機之說亦有合老氏否曰以奇用兵
辟廣筵一簣耳至爲天地發殺機等云其迹太著寧
知黃石一編自韞青龍三尺可使金甌萬全雖曰不
能去兵而自可以戢兵更有無敵之道動于無形運
于無外惟在元苞推廣可收天下春于一統力不必
于萬人敵財不必于鉅橋積險不必于天塹限謀不
必于琴醜屈者也若鬼谷之徒爲蘇張之囹圜捍爲孫

龐之反覆亦又何誅

或問留侯出處深有得于老子不知晏嬰之相齊猶
爲善用范蠡之興越先有良規若曹參之繼相克終
不追其始之合李泌之養望有始不究其終之同皆
其術之次也至于末流其失也蕩而誕則有王弼何
晏之徒倡爲清譚以亾晉其失也紛而誣則有王欽
若呂惠卿之儕嗜爲玄註以亂宋論世者所當糾猶
車之指南向往不差也

或問專氣致柔如嬰兒何謂也孟子曰大人者不失

其赤子之心者也此冲宮妙象神祐靈原惟在觀願
于密不可以罔識而窺者也學者轉爲嬰兒姪女下
而方士又誑爲結胎等語非盡性至命者孰與焉還
丹之大者莫踰于此也

或問丹鼎何如蓋緣大還之說傳訛耳葛洪修煉累
召不起宜于功名富貴泊如也豈貪夫能耶

或問導引何如詣說難枚舉也觀其所養而進退修
天可占矣雖然調息之法愚嘗有徵焉

或問飛昇有諸曰黃帝葬橋山信矣使果騎龍上昇

今何居乎空同之訪廣成恐莊寓言也

或問符呪何取乎噫何矯誣也天有明聽日有赫日
日嚴此作善與否之實而降祥與災之招也

或問固命廣嗣之說何如曰尚養微

求志編

海鹽王文祿

今之仕者爲廉爲能不過求陞未有實心爲民者欲天下之治得乎此大學之道在明明德在親民在止于至善蓋明德則能照燭民疾苦之態而益切惻怛之心視民猶已而救之恐後止至善卽紀亦不已蓋大學用世大典也明明德親民之始事止至善親民之終事

三代以上之臣皆爲民後世則爲名而已爲民者蓋

鮮也夫爲民卽以爲國爲國則涉爲名爲名則口談
爲國爲民之事假之以彰察求陞耳噫親民之學不
講欲復三代之治可得乎

有官守者時時求阜民之利除民之害爲社稷長久
之計不可須臾放過蓋人心好逸樂而易怠荒况居
官又便于驕縱必思文王視民如傷之心早起念人
之俟我者衆而不可不動且光景易過及時急立功
尤爲遲也

爲政莫大于兵刑民生莫重于醫是以周官有詢聽

有赦之詳無濫刑矣田氏講武之預無敗兵矣十全
十失之察無庸醫矣今大理刑部都察院審錄軍因
用一已之見都督都司揮戶戰敵之多筭之謀惠民
藥局廢而不講奈何能興親民之治也

封元後于沙漠是不得已當時惜無人言求前代之
後封之以塞元後負固之心况孔子殷人封其後以
承湯趙宋之後猶的有存者唐漢恐亦可求舉而封
之曠世公天下之大典也

試官不刊實錄而自作文則誤閱文出簾宴出題宴

五日一大宴三日一小宴甚誤闕文蓋場中闕文之日甚促也初九舉子入場十一始騰進第一場文十二第二場出題宴又促矣十五第二場文始騰完二十外三場文始騰完會取卷宴又促矣二十九放榜蓋草榜已定于二十五六在院闕文之日不過半月而飲宴之誤又間之何能得賢况試官未必盡賢是以真才多遺也必減飲宴寬以月日待放榜後得賢補禮可也

請立一大科于會試之外若宋制科以鼓舞天下之

學凡進士舉人歲貢不分已仕未仕其試文若漢策
元賦以博通今古練達政務爲中式行于辰戌丑未
之正月朝覲凡有志者皆得應之視舊品超擢初皆
署敎三年滿則入翰林閣補九卿皆于其中取之庶
乎真才輩出也

律令國朝之大法今增條例則濫矣每三歲大讞獄
御史于科場畢日卽留在場執事守令推官通判之
廉明者盡心覆勘其情罪務求生道以定決之則無
冤矣

從政錄

河東薛瑄

孔子曰不患無位患所以立惟親歷者知其味余忝
清要日夜思念於職事萬無一盡况敢恣肆於禮法
之外乎

程子昔視民如傷四字於座側余每欲責人嘗念此
意而不敢忽

凡國家禮文制度法律條例之類皆能熟觀而深考
之則有以酬應世務而不戾乎時宜

作官者於愚夫愚婦皆當敬以臨之不可忽也學者
大病狂行不著習不察故事理不能合一處事卽求
合理則行著習察矣

處事最當熟思緩處熟思則得其情緩處則得其當
一字不可輕與人一言不可輕詐人一笑不可輕假
人

至誠以感人猶有不服况設詐以行之乎
防小人密於自修

事最不可輕忽雖至微至易者皆當以慎重處之

丙吉深厚不伐張安世謹慎周密皆可爲人臣之法
論萬事皆當以三綱五常爲本學者之講明踐履仕
者之所表倡推明皆當以三綱五常爲本舍此則學
非所學仕非所仕也

接物太宜含弘如行職野而有展布之地不然太狹
而無以自容矣

左右之言不可輕信必審是實
爲政通下情爲急

愛民而民不親者皆愛之未至也書曰如保赤子誠

能以保赤子之心愛民則民豈有不親者哉

正以處心廉以律已忠以事君恭以事長信以接物寬以待下敬以處事此居官之七要也

士之氣節全在上之人獎激則氣節盛苟樂軟熟之士而惡剛正之人則人務容身而氣節消矣

爲官者切不可厭煩惡事坐視民之冤抑一切不理曰我務省事則民不得其死者多矣可不戒哉
作一事不可苟

心能忍人不能忍之觸忤斯能爲人不爲之事功

與人言宜和氣從容氣忿則不平色厲則取怨處人之難處者正不必厲聲色與之辯是非較長短惟謹於自修愈謙愈約彼將自服不服者妄人也又何校焉

爲官最宜安重下所瞻仰一發言不當殊愧之張文忠公曰左右非公故勿與語予深體此言吏卒輩不嚴而慄然也

待下固當謙和謙和而無節及納其悔所謂重巽吝也惟和而莊則人自愛而畏

慎動當先慎其幾於心次當慎言慎行慎作事皆慎動也

聞人毀已而怒則譽已者至矣

法立貴乎必行立而不行徒爲虛文適足以啓下人之說而已故論事當求終知弊

爲人不能盡人道爲官不能盡官道是吾所憂也

使民如承大祭然則爲政臨民豈可視民爲愚且賤而加慢

處事之於言尤妙

嘗見人尋常事處置得宜者數數爲人言之邇亦甚矣古人功滿天地德冠人羣視之若無者分定故也如治小人寬平自在從容以處之事已則絕口不言則小人無所聞以發其怒矣

膽欲大見義勇爲心欲小文理密察智欲圓應物無滯行欲方哉然有執

事事不放過而皆欲合理則積久而業廣矣

養民生復民性禁民非治天下之三要

治獄有四要公慈明剛公則不偏慈則不刻明則能

照剛則能斷

大丈夫以正大立心以光明行事終不爲邪暗小人所惑而易其所守

疾惡之心固不可無然當寬心緩思可去與否審度時宜而處之斯無悔切不可聞惡遽怒先自焚撓縱使卽能去惡已亦病矣况傷於急暴而有過中失宜之弊乎經曰忿忿疾於頑孔子曰膚受之愬不行皆當深味

輕與必濫取易信必易疑

韓魏公范文正公諸公皆一片忠誠爲國之心故其
事業顯著而名望孚動於天下後世之人以私意小
智自持其身而欲事業名譽比擬前賢難矣哉

成王問史佚曰何德而民親其上史佚曰使之以時
而敬順之忠而愛之布命信而不食言如臨深淵如
履薄冰此名言也

以己之廉病人之貪取怨之道也

作事只是求心安而已然理明則知其可安者安之
理未明則以不當安者爲安矣

聖人爲治純用德而刑以輔之後人則純用法術而
已

以其能治不能以其賢治不賢設官之本意不過如
此有官威剝民以自奉者果何心哉

去弊當治其本本未治而徒去其末雖衆人之所暫
快亦賢知之所深慮

人皆妄意於名位之顯榮而固有之善則無一念之
及其不知類也甚矣

機事不密則害成易之大戒也

爲善勿怠去惡勿疑

恭而不近於諛和而不至於流事上處衆之道
世之廉者有三有見理明而不妄取者有尚名節而
不苟取者有畏法律保祿位而不敢取者見理明而
不妄取無所爲而然上也尚名節而不苟取狷介之
士其次也畏法律保祿位而不敢取則勉強而然斯
又爲次也

一毫省察之不至卽處事失宜而悔吝隨之不可不

慎

處事常沉重詳細堅正不可輕浮忽略故易多言利
艱貞蓋艱貞則不敢輕忽而必以其正所以吉也
天下大慮惟下情不通爲可慮昔人所謂下有危亡
之勢而上不知是也

不欺君不賣法不害民此作官持已之三要也
人遇拂亂之事愈當動心忍性增益其所不能所行
有窒礙處必思有以通之則智益明

下民之冤抑不伸者由長人者之非其人也
不虐無告不廢困窮聖人之仁也

二命之士苟存心於愛物必有所濟蓋天下事莫非分所當爲凡事苟可用力者無不盡心其間則民之受惠者多矣

勿以小事而忽之大小必求合義

臨屬官公事外不可泛及他事

無輕民事惟難無安厥位惟危惟爲人君當然哉凡爲人臣者亦當守此以爲愛民保己之法也

王伯之分日在不謀利不計功與謀利計功之分處事識爲先斷次之

作官常知不能盡其職則過人遠矣

孔子曰死生有命富貴在天是皆一定之理君子知之故行義以俟命小人不知故行險以僥倖

法者輔治之具當以教化爲先

止未作禁游民所以敦財利之源省妄費去冗食所以裕財利之川

春秋最重民力凡有興作小大必書聖人仁民之意深矣

凡事分所當爲不可有一毫矜伐之意

伊傳周召王佐事業大矣自其心觀之則若浮雲之
漠然無所動其心

清心省事爲官切要且有無限之樂
犯而不校最省事

人好靜而擾之不已恐非爲政之道
名節至大不可妄交非類以壞名節

守官最宜簡外事少接人謹言語

與人居官者言當使有益於其身有益及於人天之
道公而已聖人法天爲治一出於天道之公此王道

之所以爲大也

霍光小心謹慎沉靜詳審可以爲人臣之法

亦有小廉曲謹而不能有爲於事終無益

凡事皆當推功讓能於人不可有一毫自行自能之意

大臣行事當遠慮後來之患雖小事不可啓其端

雖細事亦當以難處之不可忽况大事乎

所謂王道者真實愛民如子孟子所謂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上以是施之則民愛之

如父母者有必然矣

民不習教化但知有刑政風俗難乎其淳矣

惠雖不能周於人而心當常存於厚

孔子曰斯民也三代直道而行也是則三代之治後世必可復

唐郭子儀竭忠誠以事君故君心無所疑以厚德不露圭角處小人故讒邪莫能害

處大事貴乎明而能斷不明固無以知事之當斷然明而不斷亦不免於後艱矣

聖賢成大事業者從戰戰兢兢之小心來

好善優於天下若自用已能惡聞人善何以成事功
聖人子民之心無時而忘

於人之微賤皆當以誠敬待之不可忽慢

爲治舍王道卽是霸道之卑陋聖賢寧終身不過孔
孟不自貶以徇時者爲是故也

書言罰弗及嗣賞延於世此聖人之仁心也故賞當
過於厚而刑不過於濫

出處去就士君子之大節不可不謹禮曰進以禮退

以義孔子曰有命孟子不見諸侯尤詳於進退之道
故出處去就之節不可不謹

遊徇編

三衢葉秉敬

作人獲麟不以爲瑞楚狂見鳳反以爲衰此世俗之
識感於耳目聽睹之中

塞翁失馬不以爲憂楚王亡弓反以爲得此達人之
懷超於得喪乘除之外

風雨霜露無非教也豈必陽春之爲恩
東西南北惟所命之安見棄遺之非寵

分粟者多寡之爭靡定量之以斗斛而爭者平矣是

斗斛者片言折獄之季路也

寄財者疑慮之心未忘付之於鎖鑰而疑者息矣是鎖鑰者一介不取之伊尹也

天地間無二無三儘着我說千說萬

人世上隨南隨北都是我好東好西

倒掛胸中無點墨不識字人宜爾惟讀書人亦然真是黃金窟中一片寒骨

瓦溜囊中只一錢不得時人宜爾惟有促人亦然纔是白玉壺裏一片冰

用兵攻賊賊平後便須罷兵猶復窮兵不休必且驅
民作賊

用藥治病病好後便須拋藥猶復服藥不已必且積
藥成病

上可以陪玉皇大帝下可以陪甲田院乞兒蘇長公
脫灑襟懷

別人喫飯從春皮上過我喫飯從肚裏去程純公真
實學問

蕭何置田宅必居窮處爲家不治垣屋日後世賢師

吾儉不賢毋爲勢家所奪

疏廣以餘金趣置共具不爲子孫買田宅曰賢而多財則損志愚而多財則益其過

孝者所以事親大學曰孝者所以事君也天地間有此奇文字

忠者所以事君曾子曰爲人謀而不忠乎聖賢家有此小心腸

無內無外之說太渾以吾心論只可說無外不可說無內

分人分小之說太析以吾心論本只是至小却包得至大

常將十年後眼睛預評今日自家文字便不敢艸艸作文

常將百年後公論預勘今日自家操修便不敢艸艸幹事

人只道人心難料不知自心更難料假如乏錢時自思得了百錢千錢儘是足矣及至得錢後再添了千貫萬貫還更不殺以此知自心難料

人只道人心平平不知自心更不平假如失意時受了人一拳一棍幾恨死矣及至得意後打了人百拳百棍反更稱佳以此知自心不平

賤人身子值錢反多大貴人不值一文錢問何故曰無價

凡人性子勳氣最易大聖人不動些兒氣問何故曰無敵

生時平安由得我死後平安由不得我由不得我底要在由得我處做

理念平淡人所能欲念平淡人所不能人所不能底
要在人所能處脩

吾有箇無財布施法如難讀之書教人易讀不讀之
書教人知讀此是大布施

吾有箇無位薦舉法如人少作文勸人多做人苦作
文勸人舉做此是大薦舉

游禮萬象錄

明 黃潤玉

子幼時戲將豬水胞盛半胞水置一大乾泥丸于內用氣吹滿胞畢見水在胞底泥丸在中其氣運動如雲是卽天地之形狀也此太虛之外必有固氣者

班固陳卓賈直蔡邕皇甫謐一行六家各有分星之譜惟唐一行之說詳密

雷皆氣也在天成形入地則化石吾嘗轉所得雷石左轉則跳躍有聲右轉則滑旋無聲

汴爲天下之中不如金陵江夏漕運之易集也又曰金陵據江之要會揚之可都者惟此地

幽州易水以西皆冀州境也今西安府是冀州帶太原府若并州是大同府地

氣至而伸者曰神反而歸者曰鬼事行而和者曰樂成而序者曰禮有氣則有鬼神有事則有禮樂陰陽之在天人也徒見其寒暑男女殊不知明而在人則禮陰樂陽幽而在天則鬼陰神陽此禮樂鬼神天人之妙用也

仁如黃鍾律義如尺必方直禮如衡均平智如鏡圓
明尺制長短衡權輕重鑑照妍媸三者皆準於律信
則四者無僞也

禦邊之法擇將分守地方用其邊民爲兵置屯田以
養寇來則拒寇去不追莫容貢附

北 且以術驅計當多置城堡于要害時其弓勁清
野以待去則勿追

當今要務在乎屯戍不分兵農則戶口繁河海兼漕
則倉廩實內外廉察則風俗美

人家中饋必煩女親之勿使僮僕爨薪

大學之道問學之宏規論語之言踐履之實理孟子
七篇擴充之全功中庸一書感化之大義

娶妻生子而出家釋迦之教門也臣周友孔而出關
老聃之行徑也孰謂釋老滅絕父子君臣夫婦之倫
乎

補衍

海鹽王文祿

天地終始篇

氣彌虛空性真湛澄無初無疆渾闢靡停同異攸列
往復有恒大化自然莫虧莫增補天地終始

天地終始謂一大劫劫壞時火災將起天久不雨所
種而生依水泉源四大駛河悉竭久後有大黑風暴
起吹使海水兩披取日宮置須彌山半安日道中七
日輪次第現出一日出百草樹木一時凋落二日出

四大海水漸涸三日出四大海水轉消四日出四大海水淺阿耨達池竭五日出四大海水竭盡六日出大地烟生火起從須彌山至三千大千刹土靡不悉燒七日出大地須彌山崩壞洞然諸寶爆裂焰震動至梵天盡成灰墨此名器世間

已壞滿二十中劫壞已復二十中劫住過七火災已從此生水界起壞器世間如水消鹽此水界與器世間一時俱沒沒已復二十中劫住過七水災已復七水災從此生風界起壞器世間如風乾支節復消盡

此風界與器世間已壞

壞劫後名空劫經無量久劫欲成時火自滅起大重
雲注大洪雨滴如車軸復經無量時雨止水聚從下
水輪湧沸水上騰漂浸决遍滿梵天四風輪所作持
水漸退下爾時四大風起欻然飄擊吹彼水聚混亂
不停水中自生大沫聚大風吹沫擲置空中從上造
梵天宮七寶間成水更退下湛然停住四方浮沫水
上深厚周濶大風吹沫復造須彌山又吹沫四面散
擲造四大洲八萬小洲并餘大山周匝安置爾時大

闍有大黑風吹大水聚底漂出日月置須彌山半安
日道中繞須彌山洞照四方灸是水濕又大風吹掘
大地漸深人置大水聚爲四大海是故風界吹起火
界蒸煉地界堅實

四千五百六十年爲一元大數之終四百五十六年
爲一小元數之終陽厄五陰厄四陽爲旱陰爲水初
入元百六年有厄故曰陽九百六之會

天地久矣曷經歷之曷言之傳之也曰神聖心具六
通洞見無始不聞昆明劫灰西域至人能知耶烏可

流日曉之逝而併廢萬劫之變也

遼初大聖篇

粵誕至人分別二儀建極作則裁輔攸宜聽聆元聲
觸類先知神妙無方三才乃歸補遼初大聖

開闢後光音天人誕降大聖曰渾敦氏卽盤古氏初
天皇氏也龍首人身神靈一日九變一萬八千歲爲
一甲子荆湖南以十月十六日爲生辰有初地皇氏
初人皇氏

中天皇氏號曰天靈姓望名獲頤羸三舌躡首鱗身

碧盧禿揭歲紀攝提靈書八會提名旋復出桂州無
外山一姓十三頭平初紀元年一萬八千歲地皇氏
岳姓名鏗馬蹏牧首出熊耳龍門山一姓十一頭太
始紀元年一萬八千歲人皇氏卽秦皇氏一曰居方
氏姓愷名胡泄龍驅驤首達腋出刑馬山提地國一
姓九頭太平紀元年一萬八千歲自人皇氏後有五
龍氏兄弟五姓人面龍身並乘龍上下治五方可五
類攝提五十九姓卽九皇氏沒六十四氏與六十四
氏沒三皇與六十四氏蓋併五姓三皇乃合雜三姓

教人穴居乘蜚鹿以理速通六姓乘蜚麟以理叙命
四姓駕六龍而治

循蜚二十二姓鉅靈氏出汾隰驅陰陽反山川或治
獨蓋迹躡云句疆氏譙明氏涿光氏鉤陣氏黃神氏
出天參政三百四十歲鉅神氏出長淮三百歲五葉
子五百歲犁靈氏大騮氏見南密鬼騮氏後有鬼氏
饒氏穰氏利氏弁茲氏泰逢氏出費山陽冉田氏得
環中以隨成蓋盈氏出若水禺中大敦氏雲陽氏是
爲陽帝處長沙巫常氏泰壹氏是爲皇人神農黃帝

老子皆受道要有兵法維子陰陽雲氣黃治泰壹之
書空桑氏出突南神民氏都神民丘三百歲倚帝氏
都倚帝山次民氏是爲次是民次是民沒元皇出穴
處之世終矣總六十餘世

因提十三姓辰放氏是爲皇次楛渠頭四乳出地郭
教民揀木茹皮以禦風霜絢髮問首以去靈雨咸從
曰不皮人治二百五十載四世蜀山氏始蠶叢柏漢
魚鳧各數百歲號蜀山氏魁氏後有魁氏倪氏并
蜀由氏六世渾沌氏是爲渾敦後有渾氏沌氏屯氏

七世東戶氏十七世皇覃氏一日離光氏兌頭日角
洛六鳳皇出地衡治二百五十歲七世啓統氏三世
吉夷氏後有吉氏四世凡遺氏一世孫韋氏四世有
巢氏棲石安顏樓木末爲巢教民巢居以避物爪牙
角游號大巢氏治三百餘載二世遂人氏出不蜀冥
城游日月都至南垂感木火仰察辰心作鑽燧教民
火食曰燧皇治律高石室二百三十載四世庸成氏
出祥玉山平阿無隘四徹中坦冊府所在庸成是立
故號庸成氏有季子性淫放之西南儀馬產子身人

而尾蹄馬是爲三身國八世總六十八世

通禪十八姓倉頡氏一世栢皇氏二十世中央氏四
世大庭氏五世粟陸氏五世麗連氏十一世軒轅氏
三世赫胥氏一世葛天氏四世宗盧氏五世祝融氏
三世昊英氏九世有巢氏七世朱襄氏三世陰康氏
二世無懷氏六世伏羲氏二世神農氏三世總八十
八世

五德主運篇

陰陽消息五氣布行生剋制化損益因更迹應萬有

一元稷清泥則厭勝通斯永貞補五德主運

木火土金水是爲五行其神謂之五帝古之王者易
代改號取法五行五行更王始終相生亦象其義也
五行用事先起于木木東方也屬巽巽爲風萬物之
初皆出焉是故帝王則之首以木德王其次則以所
生之行轉相承也所尚則各從其所王之德次焉

或曰五行人問用物六府增穀木類耳于支甲子紀
時非可配生尅也素問五運六氣泥哉予曰誠然每
仰觀五星初昏卽見五色朗然不亂是五行之精也

古今不改罔可僞爲則五行不可誣然五德運因天曆數攸值耶

迂怪之變篇

乾坤浩渺塵妄紛糾倏忽呈汲曷明曷幽萬變恒常浚索徒僞名實匪異異見相仇補迂怪之變

貪物罪畢遇物成怪鬼貪色罪畢遇風成魃鬼貪惑罪畢遇畜成魃鬼貪恨罪畢遇蟲成蠱毒鬼貪憶罪畢遇衰成癘鬼貪傲罪畢遇氣成餓鬼貪罔罪畢遇幽成魔鬼貪明罪畢遇精成魍魎鬼貪成罪畢遇明

成殺使鬼貪黨罪畢遇人成傳送鬼

怪鬼報盡生爲梟類
魃鬼報盡生爲咎微類
魅鬼報盡生爲狐類
蠱鬼報盡生爲毒類
癘鬼報盡生爲癘類
疔鬼報盡生爲食類
魘鬼報盡生爲服類
魘鬼報盡生爲應類
役使鬼報盡生爲休微類
傳送鬼報盡生爲循類

梟倫生人中
頑類咎微生人中
異類狐倫生人中
庸類毒倫生人中
狼類蛔倫生人中
微類食倫生人中
桑類服倫生人中
勞類應倫生人中
文類休微生人

中明類循倫生人中達類

大道茫茫包羅靡外日不及覩悉疑怪迂譎丘寒焔
温谷湯泉浮石之山沉水之木弦膠火布曷信之字
宙大矣遠矣豈可泥焉盡無邪故曰變仰常也不覩
疑之也聊述此篇以發例云

機警

海鹽王文祿

武王封師尚父於齊就國道宿行遲逆旅之人曰吾聞時難得而易失客寢甚安殆非就國者也尚父聞之夜衣而行黎明至國萊侯來伐爭營丘沂陽子曰尚父敦商造周威名著矣就封常典徐行若無虞旅人且憂焉勤勵之心無時可已也使諷而不聞聞而不悟營丘失矣噫旅人者靜觀則明尚父豈功成或怠邪時難得而易失尤爲至警

王稽使魏載范雎入秦至湖關望見車騎從西來雎曰彼來者爲誰稽曰秦相穰侯雎曰聞穰侯專秦權惡納諸侯客恐辱我我且匿車中穰侯勞稽謂曰謁君得無與諸侯客子俱來乎無益徒亂人國耳稽曰不敢卽別去雎曰聞穰侯智士也見事遲向疑車中有人忘索此必悔之於是雎下車走十餘里果使騎還索車中無客乃已沂陽子曰應侯脫死亡命慮患深操心危矣望車騎而疑之知穰侯而料之先匿車中以潛踪繼走車下以避索聞逆不亂非養不能也

末也讓位蔡澤以穰侯爲戒哉

楚悼王歿宗室大臣作亂攻吳起吳起走之王尸而
伏之射刺吳起并中悼王楚令傷王尸族太子立僂
令尹盡誅射吳起并中王尸者坐夷宗死七十餘家
沂陽子曰起長于兵謀臨死猶能令後王復仇云走
伏王尸冀避害且害彼攻者諸臣不悟墮起計中矣
噫處猶用智孰若生能見幾

燕師長驅平齊田單走安平令宗人盡斷車軸求而
傳鐵籠已而燕軍攻安平城墮齊人走爭塗以軸折

車敗爲燕所虜唯田單宗人以鐵籠故得脫東保卽
墨沂陽子曰田單復齊出保卽墨保卽墨山傅鐵籠
舍惶臨難而心不亂先幾之見非豫養弗能也時卒
勝樂毅單名將之傑歟

楚公子遇國難微服出亡將及門守門者難之其僕
操箠擊公子背罵曰隸也不力何不早出守門者不
疑竟出云沂陽子曰將欲出之必固辱之使尊禮之
彼阻之矣是以反之而詭其識也

楚伏弩射中漢王漢王傷胸乃捫足曰傷吾指漢

王病創卧張良強請報行勞軍沂陽子曰傷胸則能
殞命衆聞之驚疑而生息楚兵乘之敗毋必矣傷指
則無害也起而勞軍亦以定衆志漢之興決于此

呂布屯濮陽曹操圍之城中大姓田氏爲反間操得
入城燒東門示無反意及戰軍敗布騎得操不知是
否問曰曹操何在給曰乘黃馬走者是也乃釋操而
追乘黃馬者操突火而出沂陽子曰操出入行陣勝
敗神色不動匪稟之厚則養之深操嘗曰秋冬校射
春夏讀書呂滙子曰周文子發且三聖魏武子不植

三文盛矣哉心術則殊後世繼之者鮮也

王羲之幼時江州牧王敦甚愛之恒置之帳中眠敦嘗先出羲之猶未起錢鳳入敦屏人言逆節謀忘羲之在帳羲之覺備聞知無活理乃佯吐汗頭面被褥詐熟睡敦言畢方悟相與大驚曰不得不除之及開帳見吐信之乃得全沂陽子曰羲之早慧故能脫虎口至親何益哉是以君子貴豫遠惡人也

李勣孫敬業年十餘餘勇悍異甚勣心患之伺其人林獵獸縱火焚林敬業見火到剗所乘馬入其腹中

火過浴血而出沂陽子曰成敗論勛勝敬業大體論
敬業勝勛匡復雖虛武嬰禡魄反周爲唐陰有力焉
蓋見人心在唐不易革也兵敗後敬業與駱賓王俱
遁去有是哉

張垂崖詠守蜀兵火之餘人懷反側一日大閱方出
軍衆忽嵩呼者三垂崖亦下馬隨衆東北望三呼攬
轡復行衆不敢離沂陽子曰是舉也尊君而定亂且
伏衆心聞于朝雖權重而不疑四方皆知忠義之風
心神完定乃能從容若此後與傅霖仙去然乎

太宗大漸李太后與宣政使王繼思忌太子英明除
與其黨謀立潞王太宗崩太后使繼思召呂端端知
有變鎖繼思于閣內使人守之而入太后謂曰宮車
晏駕立嗣以長順也今將何如端曰先帝立太子正
爲今日豈可違先帝命更有異議乃迎太子立之卽
位垂簾引見群臣端于殿下平立不拜請捲簾陞殿
審視然後降階率群臣拜呼萬歲沂陽子曰神定哉
非有聖學不能也禁邪敏速審事從容宋臣不下伊

呂矣

貞宗不像李文定迺宿內祈禳時太子尚幼八大王
元儼頗有威名問疾雷禁中累日不出執政患之儼
翰林司以金盃貯熱水過問之曰王所需也文定取
案上墨筆攪水令盡黑王見大駭意其爲毒卽上馬
去沂陽子曰知彼知己百爲百中蓋文定素知元儼
膽怯者可駭而走也不然幾不爲所破邪

文潞公彥博知成都大雪會帳下卒有詐語共拆井
亭燒以禦寒軍將以聞公徐曰今夜誠寒亭弊矣王
欲改造更有一亭可盡拆爲薪樂飲如常明日乃寃

問先拆亭者杖而流之沂陽子曰今不素乎亦踈矣
寒不恤下亦忍矣特取定一時之變耳是故御大衆
者寒暑當豫處云

司馬溫公光幼與群兒戲一兒墮大水甕中已沒群
兒驚走不能救公取石破甕兒出得活沂陽子曰惟
誠故神蓋已見于幼時宜其當國而任台鼎重寄也
諺曰三歲至老信夫天地間氣攸鍾豈凡例邪

苗傅劉正彥叛張魏公浚在秀州謀舉勤王師聞苗
劉偽詔將至公潛取府庫中舊詔令持往十里外易

之詔既至令僚屬宣讀畧張於譙樓旋即飲之大犒
諸軍群情賴以不搖一夕獨坐從者皆寢忽一人持
刀立燭後公知刺客徐問曰汝非苗劉遣來殺我乎
曰然曰若是取首去曰子頗知書寧肯爲賊川况公
忠義豈忍加害恐防聞不嚴有繼至者故來相告爾
問欲金帛乎笑曰殺公何患無財然留事我乎曰有
老母在河北未可留也問姓名俛而不答斷衣躍起
屋瓦無聲時方月明去如飛明壯公取死囚斬之曰
夜來獲一姦細後嘗河北物色之不可得沂陽子曰

詔至易之以安衆心密矣且踈自檢慎哉臨事無時
無處無不密也明發取囚斬之揚言之絕後至者則
密矣其亦聞言而悟與

趙從善尹臨安宦寺欲窘之一日內索朱紅卓子三
百隻限一日辦從善命於市中取茶卓一樣三百隻
糊清江紙朱塗之卽成兩宮幸聚景園回索火炬三
千枝限以時刻從善命於娼家取竹簾束之頃刻而
辦沂陽子曰相傳開濟館某尚書家 上郊祀索
柔圍鑑三百尚書窘迫莫應濟教截矮卓脚鑿圓孔

白紙糊之取鐵鍋爲鑪如數進 上喜詰之舉酒是
時索燎火萬炬于上元縣令陳煥煥命各坊長督大
小戶具門簾香燈迎 駕遂命捲簾爲燎得如數進
上仁其才二事正符豈暗合耶亦見此推之也以故
貴讀書多

辛幼安在長沙欲於後圃建樓賞中秋時已八月初
旬吏曰宅皆可辦唯瓦難辦幼安命於市上每家以
錢一百賃簷前五二十片限兩日以瓦收錢於是瓦
不可勝川沂陽子曰建樓賞月細事也尤能速成示

敏也且以起衆心云蓋幼安志存恢復若以無瓦止
它日用兵何以鼓之殆徒木立信之意

紹興十二年京東王知軍寓新淦之清泥寺嘗燕客
中夕散夫婦醉卧俄有群盜入執諸子及群婢縛之
婢呼曰主家司庫鑰者藍姐也藍姐卽應曰有毋驚
主人盡付匙鑰乘席間大燭指引之金銀酒器首飾
盡數取去主人醒方知明發訴于縣藍姐密謂主人
曰易捕也群盜皆衣白妾乘燭時盡以屬淚汚其背
當密令捕者以是驗後果皆獲云沂陽子曰藍姐一

婦人耳臨變忙追中而從容用智天資何穎敏也張
敵傳載楮汙盜衣裾執之與此暗合但彼緩圖此急
應且婦人猶難云

嘉熙間江西峒丁反萬安令黃炳鳩兵守備忽五更
報寇至炳遣巡尉領兵迎敵衆皆曰枵腹奈何炳曰
第速行飯且至矣炳乃率吏輩攜竹籬木桶沿市民
門呼曰知縣買飯時人家晨炊方熟厚酬其直負之
以行於是兵皆飽食一戰破寇沂陽子曰帥行餉從
無餉曷濟貴神速遲或生變炳兩得之胸中經畫素

機警

八

定矣噫安得斯人與之談兵哉

八

筆疇

鉅鹿陳世寶

歐公言有山林之文有館閣之文山林之文枯槁道
不行著書立言者之所尚也館閣之文溫潤得位於
時者所尚也然文章者發於性情者也不可以矯偽
而成者居館閣而言山林可也居山林而言館閣不
可也何也居山林而言館閣則慕富貴之心重矣處
貧賤而慕富貴是何志邪道濟於一時德孚於上下
而其心不怠乎山林自非不以富貴動心澹然無欲

筆疇

者不能也惟司馬公富鄭公輩可以當之

先淡後濃先疎後親先遠後近交朋友之道也世之人喜於目前而不慮於日後一言稍合殺犬羊具朋酒出妻子傾肝膽雖絲竹無以踰其和雖金石無以踰其堅惟悉心之不結頸之不刎情之不通也及乎片言不合一利不均一食不至則怒心斯生各相厭斲凡昔日出妻子者造之爲是非之根傾肝膽者蓄之爲誹詰之本其和且堅者變之爲干戈矛盾之相仇矣不亦深可戒哉

信步行將去隨天分付來此古人之名言也然余嘗
度之曰順理行將去隨天分付來如此則理直而辭
順爲無病矣何則謂之信步則有荒唐不檢之患何
所爲而不爲哉彼蒼蒼者非天也天之形氣也存乎
人心而不去宰於萬物而不傾此所謂天也求天於
蒼蒼者爲甚急忘天於方寸中者爲甚緩如之何而
天應邪

人生世間要見識高遠見識高遠則不爲淺近者所
眩惑且觀世事之盛衰夜思氣運之消長由其盛衰

也吾以出處應之由其消長也吾以進退隨之則禍可避而忠可獲不然奔奔役役惛惛悻悻幾何而不爲時勢所害耶

書曰必有容德乃大必有忍乃有濟君子立心未有不戒於容忍而敗於不容忍也容則能恕人忍則能耐事一毫之拂卽勃然而怒一事之違卽憤然而發是無涵養之力薄福之人也

稠人廣坐之中不可極口議論逞己之長非惟惹石亦傷人豈無有過者在其中邪議論到彼則彼不

言而心憾其如對官長而言清則不清者見怒對朋
友而言而朋不直者見憎彼不自責其將謂我有意
而爲之矣彼或有禍我能免乎惟有簡言語和顏色
隨問卽答者庶幾可耳

君子不可以已之長露人之短天地間長短不齊物
之自然也蔽爾之軀豈能事事而長哉必欲炫已之
長而露人之短則跬步而成仇矣何也諱莫諱乎已
之短樂莫樂於人之掩其短彼旣揚吾短矣不憾者
千百人一人耳然則言人之短者可謂之種禍哉

人之病在乎好談其所長長於功名者動輒夸功名
長於文章者動輒夸文章長於游歷者動輒夸其所
見山川之勝長於刑名者動輒夸其讖獄之情此皆
露其所長而不能養其所長者也惟智者不言其所
長故能保其長

寶器珍玩不可示之於權勢之人古琴名畫不可夸
之於貪污之士一經其目則動其心旣動其心必索
之於我矣有識畏禍者與之可也不然由物生禍其
能逃哉漢晉唐宋以來如此者衆矣可不懼耶可不

懼耶不然誅而薦賄無及矣

處事不可擬擬亦不可孜孜孜孜則罷軟無立擬擬則粗硬惹禍和易其身心謙恭其言語近恕而行則人無怨而躬全矣

賁人之前莫言窮彼將謂我求其薦矣富人之前莫言貧彼將謂我求其福矣是以群賢之中淡然漠然付之謹默可也窮也貧也皆命也非告人而可脫者也或有不得於心寄言咏歌之間陶寫性情而已

人家禍患皆自多事生來夫見位高金多者未嘗不

願與之交也見勢崇權重者未嘗不願與之接也而不知一交一接之間禍患由此而基焉善於保安者盍以清靜省事爲本窮通有命徒事紛紛夫何益哉

古言

游鹽鄭曉

孔子曰作易者其有憂患乎又曰當文王事紂之時乎是故其辭危讀易而後知聖人憂勤惕厲之心也文王姜里時年八十八其所演易家詞是也讀其詞而見其心矣德愈盛而身愈下名愈彰則迹愈危此文王小心翼翼昭事上帝以服事殷之心也危必平易必傾吉凶消長之理進退存亡之道也危而平矣平易至於傾也易而傾矣傾可反而平也危易之心

毫釐傾乎之迹天壤

乾象見文王造周之德坤象見文王事殷之心

聖人將修春秋使子夏等十四人求周史記得百二十國寶書又與左丘明乘如周觀於周史乃作春秋既成以授游夏令參正之對曰不能贊一詞已乃稽之卜得陽豫之卦此漢儒之言去聖人未遠宜信宋儒有功於吾道甚多但開口便說漢儒駁雜又譏其誦誥恐未足以服漢儒之心宋儒所資於漢儒者十七八只今諸經書傳註儘有不及漢儒者宋儒議

漢儒太過近世又信宋儒太過今之講學者又譏宋儒太過

近世言鬼神事卽謂此禪說不知四十二章經未至洛陽達磨未入建康時聖賢亦多言之語曰未知生焉知死未能事人焉能事鬼又曰鬼神之爲德其盛矣乎使天下之人齋明盛服以承祭祀洋洋乎如其上如在其左右此何物也易曰精氣爲物游魂爲變是故知鬼神之情狀記曰骨肉斃於下陰爲野土其氣發揚于上爲昭明薰蒿悽愴此百物之精也神

之著也吳季札葬子寯博之間而曰骨肉復歸於土
命也寯氣則無不之也此後屈原賈誼知此意天地
間萬物聚散皆鬼神也

平勃之問少帝以侯代王也辟緘君之名也少帝真
惠帝子也夏侯嬰之清宮也衛士呵曰天子在內惠
帝紀言少帝後宮美人子張后傳亦言後宮人子殺
其毋而取之帝之幼也嘗言后殺我毋我長必爲亂
此皆子長之言至孟堅史乃云少帝呂氏子平勃不
立少帝而迎代王恐有唐五王之禍也少帝不得其

終是以有齊趙楚七國之難

王荆公修身潔行過於韓范富歐其志在天下後世
必欲一身一時任其事但不得人人似荆公耳乃不
諒其心藹口交訕豈不冤哉荆公自信無愧不以人
言爲意誤天下矣

三王之後人君大有功於天下後世者莫如漢武帝
帝表章六經於秦火之後罷斥申韓蘇張之術又開
拓華夏今遼東寧夏甘肅四川雲南貴州兩廣福建
并浙東數郡皆武帝所取蠻 爲華交州今爲安南

竊據朔方今爲... 果穴右北平之大寧今界朶顏
諸戎玄菟樂浪又爲朝鮮所有此皆武帝所取故我
朝輿地廣於唐宋不及於漢

策莫盛於漢漢策莫過於晁大夫晁策就事爲文文
簡徑明暢事皆鑿鑿可行賈太傅不及也文中子曰
洋洋乎晁董公孫之對有以哉

朱子言文中子論治體高似仲舒而本領不及爽似
仲舒而純不及予謂文中子本領純粹得聖學正傳
過仲舒遠甚朱子又言退之原道諸篇非通所及亦

恐未然退之文人何敢望文中子文中子前有孟子
後有周子餘皆不及也

慎勿爲才所使必欲用世苟文若身名俱喪爲何只
爲恐不住這一段才或與徐庶皆事操庶不露其才
得脫去或才露欲去不得三國人才孔明之下卽文
若文若優於公瑾孔明高於文若處只在躬耕南陽
不遇玄德不相從事玄德本漢宗人獻帝衣帶中密
詔禪位玄德稱爲帝室之胄文若亦知之而不能令
操歸劉可恨也齊丘穆之豈能伯仲文若

朱陸之學本不同余不知學亦未知孰是禮哭師哭
友哭所識各有其處朱子帥門人詣佛寺爲位哭子
靜斥爲禪學也趙東山贊子靜云儒者曰汝學似禪
佛者曰我法無是超然獨契本心以俟聖人百世
張橫渠學術純於伊川柳子厚文章優於退之平津
清約嚴於君實鄴侯忠諫深於宣公

才之用世者日早一日世之忌才者日狠一日人之
生財者日懶一日財之糜費者日甚一日

仲尼雖有天子薦之亦必不有天下當是時世衰俗

薄非唐虞時比若非順天應人爲革命之事安得寧
帖武王革命後禍亂不已已不及商時仲尼不欲爲
革命事觀稱太伯文王爲至德謂武未盡善可見

教卽學也教人之教乃學中之一事耳修道之謂教
自明誠謂之教皆自學也佛家亦云頓教漸教頓自
誠明漸明誠俗云儒釋道三教教之爲言學也

何平叔註屢空朱註川之平叔又云一說屢猶每也
空猶虛中也顏子懷道深遠不虛中不能知道此說
得之

近世多議從祀諸儒而不及十哲十哲直取陳蔡一時與難之賢非孔門定論自開元迄今無敢議者夫有若之言四見於論語大類聖人公西赤志於禮樂有爲邦之才其爲言語政事不優於宰冉乎我求言行不必徵諸史傳論語中多有之視二子優劣何如宜進祀二子於殿上改求我於廡中

曾皙言志非有待於春及童冠也就是眼前一時事當承問時正是季春穿夾衣坐中又有童冠在側地又正在沂水傷舞雩左右故云然乃其所遇在此仰

所樂在此所志在此故也若使皆是時有國有邑其志又必欲一國一邑之人各得其所矣夫子所以與之者只因三子是妄想皆是眼前事耳若必等待此時此景與妄想何異

論語中聖人答爲仁之間惟克己復禮章是求仁直截工夫其告仲弓子貢樊遲諸子皆隨機應答接引語所謂因材施教而篤也克己復禮無它只非禮勿視聽言動是己此工夫最易最難非是去了非禮別有一禮已禮一也禮在己中己在禮中己去則禮完矣視

聽言動無非禮卽喜怒哀樂之中節卽所謂動容周旋中禮約禮卽復禮諸家註約禮處更詳之

儒言無極之真佛言真如道言全真皆是言體佛言空道言虛儒言太極只一個空圈中間再無些子爲學只要還此本體不須添出萬千種私智去得一分私智本體乾淨一分克已復禮非二事佛家言但盡此心卽爲聖解近之

子產在鄭孔明在蜀收拾人才足勾三四十年的用此豈門牆桃李哉庶幾棧樸矣

形神相守則生相反則病相離則死

唐虞及夏周盛時皆以用人致治然商尤重不說用人只說求人曰聿求元聖曰敷求哲人苟求俊又人惟求舊後世求賢之名寔自此始商賢聖之君六七作至於紂亡時尺地一民不失舊物所謂九有之師肇域四海者蓋六百年夏周不及遠甚豈無自哉後世用人取之甚狹待之甚輕犬馬草芥集於商矣老佛虛無寂滅是去人欲不爲一毫勢利情愛所染以故莫可絆繫天理完固真如玄如不增不除無欠

無餘強名曰太極太虛惟虛惟極抑又何居體認到此天地錙銖今之講聖學者專徇人欲汨於勢利情愛而可非罵老佛乎

開闢至今惟天不增不減土有增有減山有減無增水有增無減土山水皆地也統言之地亦不增不減然其形體亦改變矣其於人也形體有減無增嗜慾有增無減惟天命之性不增不減

原始反終故知生死之說與無極而太極同意一起一結也無極而太極從頭推到後原始反終從後遡

到前

先師上祀萬世其功德所出來遠矣唐虞之際七聖一堂惟契爲司徒掌教人之事典謨中絕無契語言惟舜命契敬敷五教在寬孟子曰舜使契教民以人倫人倫五教之名始見於此契蓋道德純粹惇叙五典性行和平足爲世師者故其後世子孫千餘年間聖賢八九作成湯始言性字高宗始言學字曰誠曰仁曰義曰禮曰智曰信曰鬼神曰知曰行曰愛親敬長曰作善作惡曰好曰改過皆商君臣始發之及

其亡也箕子又以洪範授武王蓋自契至先師千
百年凡先師所以教人爲學者皆商先世相傳之
也契以是教人開基受姓先師亦以是教人垂世作
則萬世無窮王祀夫子其所由來遠矣

大地華山之界真有意大漠限北流沙限西
海限東谿嶺限南蠻然國自漢武以來南境漸
蹙東如故

介甫非春秋永叔毀繫辭傳君實詆孟子兩程子改
古大學晦翁不用子夏詩序何也

堯舜亦非生知安行惟太昊炎帝黃帝可以當之但
聖人日知日行日明日熟凡人日昏日倦日退耳
前劫後劫無不毀之天地豈有不亡之國不敗之家
不死之身乎

人皆知日必有夜夜必有日而不知利必有害禍未
必非福易曰知進退存亡而不失其正者其惟聖人
乎知非難不失其正爲難

士入朝見妬妬賢嫉能者寔子孫黎民之禍故嘉魚
美太平之君子樂與賢者共之朝臣願多賢寔爲美

古言

八

事詩曰濟濟多士文王以寧

九

燕書

金華宋濂

齊路寢壞桓公欲新之召工師翰具材工師翰伐巨木於營丘山中若籬若黏若鬼旄若豫章無疵取而泛之河蔽流而下工師翰麾衆徒操剗劘斷之運繩尺劇之閤閤然棠棠然聲達乎臨淄之郊越五月路寢成桓公環視之東阿之楹有用樗者桓公讓工師翰曰樗散木也膚理不密濬液弗固嗅之腥爪之不知所窮爲枿爲棖且不可况爲負任器邪工師翰對

燕書

六

曰臣之作斯寢也嘉木以爲程文礪以薦址畫藻以
奠井堅堊以厚牖陶甃以飾黜臣竊以爲盡善矣雖
東阿之楹缺以一榑足之不虞君之見讓也桓公曰
寢之鞏者在床席承床者在桴藉桴唯楹耳一楹蝨
則寢隳奈何不讓工師翰曰臣聞國猶寢也一楹蝨
則無寢若衆壬進尚可存國乎桓公曰不可也工師
翰曰君旣知不可何爲察其小而遺其大也桓公曰
不知也工師翰曰臣請爲君言之擅執國柄者有雍
巫焉成內食之奸者有夷鼓初焉長君之欲者有寺

人貂焉外惡諸侯而凶惠弗華者有開方焉是衆楹
皆蝨矣路寢能獨存邪桓公悟曰敬諾於是解四子
政而召管仲任之齊國大治君子曰工執藝事以諫
忠矣斷而行之者非勇歟宜其上下相親伯業底定
書曰從諫弗咈桓公有焉易曰納約自牖工師翰近
之矣

頓國之大夫權聞黃帝與蚩尤戰裂角以象龍鳴藥
之剝桐而採銅焉畫爲龍文日習焉其音鬱紆而廻
旋優優焉靡靡焉可聽若能通乎玄潛者大夫吹向

南山之湫以感龍湫中三足能聳角鳴意八將醢已
呀然號林木皆動大夫大驚謂真龍吟也走謂公之
奇曰真龍之鳴業業如靈鼓前後相續宛澤不能休
吾向學者殆非也請改而習諸何如公之奇曰子所
聞者能也非龍也龍之鳴人鮮能聞子之角固僞也
今子又以能爲龍益僞矣舍僞而學僞奚擇焉君子
曰世之法孔子斷斷兮自謂得其宗者若真龍出鳴
則駭矣

鄭伯卒庶孽奪正公子五爭及厲公自櫟入國將盡

劉謂公族縣劔于國門且下令曰敢爭者斬子俞彌
方病聞之歎曰是何亡國之政也乃令左右扶見公
未至公遙呼曰大夫力疾而見寡君非欲嘗國門劔
乎聲色俱厲子俞彌陽驚曰何謂也公語之故子俞
彌曰君能如此過文王遠矣臣頓首賀且不暇况敢
爭乎公解顏曰寡君焉能過文王也曰臣言不悖君
寔過之公曰大夫言何易也雖然幸卒言之子俞彌
曰君之過文王者無它威勝也公悅前子俞彌問曰
文王初伐犬戎次伐密須次伐耆那次伐崇虎侯而

作豐邑其岐徙都之其威盛矣大夫乃謂寡君勝之
其故何邪子俞彌曰文王之威能行天下而獨不行
于周宗故其孫子之蕃兄弟之國者十有五人姬姓
之國者四十人此無它親親也今君欲兵之非威勝
文王乎公慄然見乎色曰大夫言固善如儀臺之黨
何子俞彌曰鄭之公族盡二人黨邪君奈何礮之臣
所居之南有山曰陽都之山甚淺禁熊萃焉熊性惡
血偶度絕壑棘刺脅血見若濡縷熊亟爪之血俞滋
爪之不已膚成坎原原如泉涌熊不能禁剝去其膚

而血弗息竟擢腎腸以死鄭之公族猶一體也今
公子五爭不問小大盡劉無乃與前事類邪公嬰筮
失聲曰吾過矣吾過矣遂下城門之劍寘諸公族不
論君子曰鄭厲公之愆諫誰能犯焉子俞彌反覆言
之而公弗格者以順入以正出也內經曰寒因寒用
熱因熱用其始則同其終則異於戲豈特醫師之爲
然哉

晉欒氏世爲晉卿以財名至欒雱益務侈靡狗馬聲
色無不好藉之舉火者百姓無規之者媚惑唯恐不

亟求焚西旅訪神馬渥注徵樂姬燕趙出則行馬擁
犬還則吹竹彈絲爲長夜飲酒酣連臂踏歌曰非卽
之陰白楊悲止今我不樂日月馳止卷髮衰止飲酒
沲止我心和止無日不然蓋藏皆空而爲樂不厭雪
覺召所嬖謂曰吾樂已太康家力不向單乎輒給之
曰魚雁滿數澤羊牛溢郊則金帛珠玉克積庫藏何
謂單乎雩復悅雩妻蓼媛罵曰螭蚘所藉以生者在
人腸胃中也嗜其血管日夜不止人因病厲死人死
則螭蚘亦槁矣爾曹藉吾家舉火旦旦蠱而伐之我

家亡汝家得獨存乎衆畏蓼言以計去之嬖亂益甚
雱以貧死百餘家皆散爲丐君子曰山之陽有桑焉
蟲穴之晝夜齧弗止桑漉液乾而悴蟲亦無生者蟲
其樂氏之客與使戍蓼言亦何至于丐哀哉

玉戴生與三烏鼓臣朋玉戴生曰吾儕宜自厲異時
立朝勢人之門足無陟也三烏鼓臣曰此予切齒腐
心者蓋誓諸玉戴生喜乃歃血誓曰二人同心毋循
利毋誅有位毋附厥愆壬而移其行有違此盟明神
殛之居亡何其仕于晉玉戴生復申前誓三烏鼓臣

曰言猶在耳何敢忘也時趙宣子得君諸大夫日奔走其庭三鳥叢臣既悔復恐玉鉞生知之又不得不往也雞初鳴卽去候宣子入門有危坐東榮者舉火照之則玉鉞生也各憾而還君子曰二子於貧賤時其盟誠良及登祿仕遽變其初志何邪利害戰于中位勢怵於外故也士君子食於山林而壞於朝廷昔人之歎其有感哉

宋有白冥子旂耕于渠蔭之埜得石焉圓而胥肉且倍好土有蒲穀文子旂熟視之曰質如截肪澤而有

章其璧也哉乎尹旁達廉而不劌其璧也哉無功而
家大寶者禍當獻諸朝於是沐浴冠帶言於周王曰
臣渠蒞之賤夫也偶挈耒耜以耕竊不自意地不愛
寶獲嘉璧焉臣不敢私聳王將有事上帝方明六玉
闕其一焉敢獻諸下執事王使大夫窵受璧薦諸玉
尹玉尹曰嘻是珉也卻還之子旂抱石歎曰吾聞有
道之朝是與非別白繡裳雖華不鬻以補冠太阿雖
鈍不委以割牲今強謂璧爲珉可不可乎楚丘丈人
過而視之曰子旂其幸矣哉子旂怒曰何幸也曰卜

和以玉獻尚遭刑况爾薦珉者乎子旂終不悟君子
曰士以真材銜且猶不可假才能自致與嗚呼世不
特一子旂也

越人甲父史與公石師交甲父史能計而弗決公石
師善決而計疏各合其長事無留行人兩而一心也
因語相侵離去政輒敗密須奮泣諫二人曰君不聞
海蟲有水母乎水母無目資蝦以行蝦亦資水母食
兩不能無也水母姑寘之又聞有瑣瑁乎腹藏蟹
饑則蟹出求食歸則瑣瑁飽否乃死蟹失所巢亦兩

不能無也瑣瑀姑寘之又不聞夏屋有螿鼠乎與邛
邛駝駝比爲邛邛駝駝蒿甘草卽有難邛邛駝駝負
而走亦兩不能無也螿鼠姑寘之又不聞西域有共
命之鳥乎枳首一體性多妬仇則爭啄一俟其暇食
毒艸害之及下噬皆斃亦兩不能無也是皆山海蟲
爾不足怪雖人亦有之北方有比肩之民迭食而迭
望失一則死亦兩不能無也今二人甚類之其所異
者彼以形此以事爾奈何離去奈何離去二人相顧
曰微舊言吾等將愈敗驢焉如初君子曰十二官各

有所思必相資以成體况尺有所短寸有所長何可自用哉密須奮可謂善諷矣

采芻成君自高視羣臣皆有諫者輒拒曰爾欲上我邪毋不已也指所佩劔曰思此乎皆怖汗而退欲造九成臺於雍丘之郊恐羣臣言戒門者毋納士納則死北殷子且謂門者曰吾將見吾君門者沮之子且堅欲入且曰吾事君十年豈不知君君所甚惡者諫耳吾不諫則已何沮也曰子旣不諫欲入何爲曰吾善爲鷄戲將以悅君也門者入白芻成君君召至

子且股肱爲翼膠膠而長鳴鳴已急趨出氣甚暢君
怪之趣使還問曰子人耳乃效鷄鳴何也曰臣尊鷄
甚故效之耳何故尊之曰臣以堯舜之知或不如也
曰是何言歟是何言歟寡人聞非聖人者無法况方
之異類乎曰臣言敢非聖人竊有疑也道蔽天地者
堯惠及萬世者舜皆古聖人也今謂其知不若鷄者
誠過乎激然風雨晦冥能司晨不愆度者堯舜能之
乎曰不能也曰堯舜雖大聖司晨必以鷄乎曰固也
曰君如知此奈何盡下羣臣無若鷄者乎君喜曰羣

臣無言及茲者今乃始聞之寡人有過子宜力諫也
曰君令臣諫臣不敢隱今賦急民單環四封皆強敵
夙夜憂勤且愚不免况事游觀乎曰寡人不敢也曰
君曰不敢而造九成之臺何也剔成君卽日罷其役
君子曰日之行晝天下無不照月之行夜萬國無不
明然日月之光有所不及者一燈之微足補其功此
蓋子且鷄喻之說也

庸書

相臺崔銑

圖象繁而易荒矣小序廢而詩蕪且淺矣左氏輕而春秋虛矣喜新變古君子亡樂乎斯焉爾

諸子賊乎文者也六朝賊乎詩者也无與忘賊乎學者也夫芻豢天下之至美也王公食蕨則以爲大美夫莊也列也佛也中也韓也沈也謝也宋賢闕而廢之矣今獵之以爲奇珍之以爲真眩視發聞六經又晦矣哉

士之好高也有三欲焉一日匿二日譽三日便夫不
事事則中之真偽混矣非匿乎迹竒取慕事常取忽
非譽乎玄則人莫測也高則人莫階也然後操從由
已非便乎然久則不可掩夫子示學曰主忠信而已
矣

尤而後慎言悔而後理行末之及已寒而索裘不亦
晚乎亂而覩賢不亦芒乎易曰繻有衣袽既繻而猶
有袽恐或既也寒其遠諸

治而必亂者人也長而必消者天也人至逸而便者

莫踰於坐臥坐久思立臥久思興故易窮則變變則通且久治亂者人回天者道易曰繻有衣袽美且曰繻敝絮曰袽繻轉爲袽衰代盛矣噫可不戒乎

厭魏徵而貞觀息矣疏朱璟而大寶兆矣夫治與亂猶人之行與止也不止則行二者弗可兼用已故君子戒謙終其身戒則升於治謙則推其亂易曰繻有衣袽言勿以新繻而棄舊袽也奚亂之有

虞帝之德不可加已末而征苗苗胡逆命乎夫

猶禽鳥也人而踐禽鳥之居而弋之其不奮翼而逃

去者鮮矣夫聲人之罪是自章其德也以德相較不
幾於亢乎因益班師修文德已而不見苗之有罪也
安得而不服哉

流者陽也凝者陰也陰生物非陽運之則弗能故陽
得陰而行陰得陽而靈若曰陰陽一氣爾人死而魂
魄離者何居

易曰內君子而外小人夫位偏而志不通非內矣心
腹寄而遠其迹非外矣

或曰周正改時與月乎曰改予嘗思之矣有至理存

爲春夏陽也陽生於子而極於巳秋冬陰也陰生於午而極於亥夫行夏之時夫子之議禮也春王正月夫子紀事之文也禮有因革事無增損是非兼存裁之在人若曰夫子裁其冬而首春則絺君變古者何易其文哉

耶律晉卿之諫絺許平仲之興學劉夢吉之不仕元三儒而已矣方希直之志李時勉之直薛德溫之清王公度之不折明四臣而已矣

二南正家也變風化於國也雅則天下之化焉頌以

事神學成而應見矣故曰惟仁人爲能享帝惟孝子爲能享親仁且孝德之備也魯頌著其僭也商頌存古也詩斯終矣

宋人之說古事也多以其意億之始猶昭然也習之久遂若真者誣矣哉

或曰二南之名義何也曰周召地名也南樂名也取明盛之義也一曰夏當文王時周公少且武王在焉未必使之爲政成王幼而後周公攝政也

大賁數世斯亂矣大獄興國斯亡矣人慕賞則幸有

平獄廣逮則濫及者衆樂禍惴民不亡奚恃哉

問忠恕曰盡心於恕爲忠恩有殺禮有等當其分不
數以疏忠之事也故以德報怨非忠矣量已恕人非
恕矣夫子嘗語曾子矣而恐其易之故又曰吾道一
以貫之一者忠恕是也後人欲高其論而遠斯義也
其未然乎

河圖洛書之文緯書載之五行相生且相克也術家
之言也夫子述伏羲之作易自仰觀以下凡六事非
特取於二圖而已其詳不得而聞也能明八卦之義

斯可矣陳氏希夷所謂索隱行怪者與不可通於易也

程伯淳得仁之公者也程正叔得仁之正者也張子厚得仁之勇者也司馬君實得仁之質者也

得理多者存乎讀書得理速者存乎辯得理深者存乎思得理實者存乎得行

至哉夫子之教也使人事事而道存焉孟子曰學問之道求其放心而已矣條目不具奚以求心故曰處恭執事敬與人忠出門如見大賓使民如承大祭

其存心之方乎夫心火屬也火麗物而後有形心宰
事而後有造異端之言異焉曰靜則心定而理自見
無待乎學矣是猶舍耒耜而言耕也不能是非學者
之所患也學之患有三曰輕曰疏曰弱輕之失殆疏
之失紛弱之失廢

問曰顏子之樂可得聞乎荅曰古人以盡倫爲樂瞽
叟底豫舜之樂也兄弟既翕周公之樂也若曰風月
之懷花柳之興萬物同體天地爲侶斯後人之衍言
毋乃誕乎

問曰傳曰幽贊於神明而生蓍舊訓奚宜荅曰蓍者
策也非指在地之草蓍在皆聖人所立占事之名天
生百物聖人相宜立器以周民用是故刻木爲書鑄
金成鼎截竹作律取蒿爲蓍天地一闢廢物露生則
蓍已出矣至今與庶草同茂奚待聖人之贊乎

監司患兵政之廢問於崔子荅曰母以政爲慮必也
擇人乎今世冒之子叅養而不學惟其叅也故專嗜
惟其不學也故述稍有異者不便於僚胥相陷以訟
株連百人必歷歲而誣乃自故習如傳舍業如驛符

更二人者有矣事誰與治是故先掄其才次定其
任誨其不及而需其成宥其小失而絕其罔任專而
人思奮時從而務益諱其少有濟乎

友人有倅郡者崔子告之曰君知政乎夫子曰政者
正也學正斯可以言正人矣是故修容治度齊其外
也審幾守一正其中也誦經履實滿其量也辯詞考
迹驗其真也歛束含蓄養其有也是故明則容直則
溫斷則審

崔子謂唐監司曰刑欲其審不欲深令欲其簡不欲

頌未化而責民善則民怠未孚而責民從則民疑怠以刑去疑以議定則殘擾之害生焉故四馬未調不可言御六物未具不可言漁同刑而僻止者化也同令而行興者孚也是故化無刑乎無令

松窓寤言

相臺崔銑

癸巳臘子屏迹靜居致觀復之功表任李生棟遺
子古松一株若偃龍之狀日閱歲十有五襪載列
窓側共守寒節是冬天氣和煦筆硯調適乃援筆
從談得數章取諸考盤寤言是命義不詮次詞亡
因襲粵若是非俟哲人正之

學不志道乃冥行也道不法聖乃曲涂也聖莫中於
夫子道在修其倫紀是故發諸孝弟主諸忠信出諸

強恕比諸文密其節大其規遠其止待其定履而後博諸先儒之言以盡參驗之詳可矣

漢唐銘墓之文簡宋則繁固曰秉筆者之辯亦由漢唐行事宋人建白爾伊周書紀其御變張蕭史載其典邦賈誼董相之策匡世可也相如揚雄之賦毋乃濫乎

日誦六經不力行則得其字爾心無定靜之力則行乃遜爾故孟子曰不著不察

士患見不高高或流於虛患行不果果或涉於躓言

顧其行無虛行檢其平無盛大言者雖與適道尚氣者難底功

碑志盛而史質矣唐詩興而教亡矣啓札具而友濫矣表牋諛而君志驕矣制誥儷而臣報輕矣賄幣流而貴禮失矣舉業專而經學淺矣登第易而全才蔑矣

強入不如積感考辭不如玩意發事不如默成動求不如靜養

人心有邪思有妄念邪者貪也妄者覲也貪其所可

致凱其所難得愈動愈馳愈遠是故有之卽思
覺之卽截或澄心或究理或舉聖學久之則定矣
學者有二病積學未厚而用之遽養德未足而談有
餘

讀經見之行事因事驗其經旨是故卒至不駭可以
御變矣邈言不俾可以出令矣小物克慎可以舉大
矣僕婢服義可以使民矣

接凡夫間俗論應乎默乎擇其可應者推義而正言
之可也

心在焉謂之敬由中焉謂之誠循性焉謂之情合情焉謂之恕發恕焉謂之忠

古無閒民士有定業競業者實功也閒散者虛樂也學記之教有七正容修職而誦說居其一今之士終身誦說其下者習非法言也噫嘆久矣

齊桓戮哀姜晉文內王晉悼討魚石乃定伯之柄乎人倫稍明紀綱嚴立所謂假之也與是故儒學王道修彜倫而已矣

文王之詩謂之雅則非天下之故文王未王也謂之

風則於列國王業之由基也之則卑也尊之非實也故異其稱曰南小雅曰以雅以南其皆治世之音乎

簠其頌之變乎頌歌諸廟魯泰諸朝頌嗣祭其先魯臣禱其君頌美其成德魯願其開治頌以祭魯以燕是故魯頌氣溢而詞夸周文之極弊也不繼以商幾滅質矣夫檜曹無幽則人望絕春秋不書獲麟則天道竭一經聖筆神工大化妙矣淵哉

夫子定書終于秦定詩終于商商之質變周之文秦

之伯兆王之熄夫周上承乎商下訖於秦也

橫渠撒阜比幾於亡我後人爭氣屢變以求長真若
閔道衛聖然徒熾其勝心而不悟也噫

月川曹端之敦篤介菴李錦之清固學皆守朱氏識
或未逮沿襲之近也荒陋之中卓然自與今士習改
民爲滋安得斯人矯之哉

至哉夫子之教也相其明而靡之扶其武而誘之子
路欲共車裘於友顏子躋善勞於己子路重意氣顏
子達性分猶有人己之判子進之日老者安之朋友

信之少者懷之人已兩忘矣我無可施彼無可受四時行百物生天果無言哉

人食五味以養五氣疾則扞味而氣消藥以去之凡使味之得暢也人之道也君臣父子以相生桑麻穀粟以相養有暴民生焉侵弱犯尊反厥民常故刑以正之甚者合黨盛與逆厥上罰故兵以克之暴者服而人道通矣無疾則藥不可試也暴者泯則省刑戢兵可也夫甘味肥膏過食之且傷氣况於藥乎而况於舛施者乎

堯舜之用心得人也夫子病學者無用心之所寧博
奕也大學之正心憂好忿懼也孟子之存心仁禮也
雖橫逆自反也與夫面壁杜門絕念與意者異也
賢士大夫始厲節而終喪名且以亂邦其山四失乎
急論議則畧已而傷人爭名勢則致飾而敗友尚同
黨則叢欺而蔽主務欲速則開徑而蠹事

後渠漫記

相臺崔銑

桓野子曰宋史濫矣曷從而徵實誤國之臣亂真之儒後猶有稱述之者道其不明矣夫未月治稼柴村雨晝默坐因記他書可證者著于篇

王安石之變法其弟安國諫之不從乃哭于景堂曰吾家今滅門蓋知其必亡宋也

張浚與符離之師李椿告之曰復讐討賊天下大義也必也正名定分養威觀彘而後可圖今議不出於

督府而出於諸將已爲興師之凶況藩籬敝儲備薄將多非才兵弱未練節制未允議論不定彼佚我勞雖得地不能守也李公洛水人朱子志其墓乃力行之士云

張浚出師與高宗克日復中原岳飛曰相公睡語邪遂忌岳陷之而死高宗謂趙鼎曰浚措置三年竭民力耗國用何嘗復尺寸之士族寧亡國不用此人浚又上疏言兵高宗曰浚用兵天下皆知之富平淮西兩敗矣今又生事乃下永州之命史氏皆咎其君之

不用浚也非實也

實錄曰符離軍敗浚鼻息如雷魏公有是定力邪果
然是其輕民之死宜其敢用罔也

周密曰張九成叅杲之禪陸九淵又叅禪於杲之徒
得光云杲之謂韶曰侍郎得此霜柄可改頭換面說
向儒家子靜門人詹阜民瞑目坐半月陸子曰逆之
曰此理已顯夫張以禪語亂經陸以禪定亂德

陸子亦讀書談道乃譏文公言麤喻鄙其忌心之發
邪楊簡欲去意如彼攻時文而取官理政事而著功

非意執尸之二子務爲人言以高人而不檢其所行也噫

宋光宗之病心至于子蒞阼而不知蓋沉潰矣不朝重華非罪也宰臣有王曾韓琦焉明舉上疾昭示百官請子監國崇朝而定唐順憲是已趙汝愚川趙彥逾之策付於侂冑致禍邗家故中國寧威之弗振不借兵於外君子寧事之不成不授柄於小人唐五王失誅三思唐仍亂矣宋趙相吝賞侂冑宋浸亡矣謀始如轉丸因終如同天於乎可忽哉

寧宗以棧鑰倪思之言以侂冑首界金蓋以縣鄙自居金之尊無敵於天下矣寧宗之世金虜衰頽中國恢復之幾乃不自疆而安於弱夫正法戮奸各國之政何與於金邪噫宋尚爲有臣與

宋君厚其臣臣負其君國有大政不務審處而先抗論不求濟事而先潔名神宗求興邦悞於安石而南度孝宗求復讎悞於張浚而請和史浩而下苟延目前番正而下有奔而已矣

謝枋得有言宋亡於道學大明之日夫亡漢者梁冀

曹節猶有君子起而存之宋亡於韓史賈丁亡能存之者蓋漢之明經以修行宋之注經乃衍詞漢士質宋士浮漢協忠宋爭名

仰子遺語

仰崖胡憲仲

與富者其事用不可以太縮恐其以我爲賈也與學者共席談不可以太博恐其以我爲媿也與尊者其議詞不可以不思正懼其易近於諂也與親者其處容不可以不思恭懼其易近於狎也惟君子能無二恐亦無二懼

天下之至尊貴者道也春秋去古猶知道之爲貴故左丘明之贊仲尼至謂之素王及秦漢之時惟知賈

之爲貴而已故司馬遷之贊猗頓至謂之素封夫素封豈得與素王並哉千餘年以來人能至猗頓之富者有矣木有能爲仲尼之富者何也爲嗜道不如嗜貨也故道聚于學而貨聚于市說命曰惟學遜志務時敏厥修乃來允懷于茲道積于厥躬言道之以嗜聚也不遜不敏則不來不允不懷則不積其所由來又知其所由積仲尼之富可學矣六經言學始此蓋契爲萬世立教之宗家學相承最爲詳切故傳論學于高宗皆本商先王之遺教而仲尼商人也

學又多本于此學仲尼者不可不加之意也

古之教人引之自悟而已今之教人傾之速悟又恐不盡而弟子以爲吝也夫引之自悟則得之漸故爲身心之益傾之速悟則得之輕故爲口耳之資而旋忘之由其思慮識見未及乎此恍惚無意味耳洙泗而後惟周濂溪有此意二程從游時先令尋仲尼顏子樂處

或問堯舜愛百姓而棄其子周公急社稷而遺其兄易地則皆然與曰周公之過朱均未必爲堯舜之事

堯舜之處管蔡不致有周公之愆

或問諸子論夫子作春秋其說詳矣尚有遺論乎曰
春秋之作夫子懼文之勝質史氏之多曲筆而起也
虞夏殷周之史皆聖哲也方其盛也紀善爲經紀惡
爲戒而大道明于天下人莫敢肆焉及其末也如義
和黨后羿雖日食而不言仲康特師祖焉何重若此
也正謂國家所恃以明王制而昭勸戒于後世者史
官也故奸臣有不畏天子而畏史官者史官失職其
誰畏之有周之衰也在下史猶有老聃掌職周禮孔

子往而問焉猶幸王制之存而文武之政可行于天下也及老聃西遊周禮散佚又無良史以繼之禮制不明僭逼彌甚此春秋所由作也

或曰左氏懼門弟子各以其意爲說而失夫子之旨故爲之作傳使左傳不作孔子之書豈皆隱語乎

蒙泉雜言

闕名

太初者理之始也太虛者氣之始也太素者象之始也
也太一者數之始也太極者兼理氣象數之始也
夫道縱爲經橫爲緯經常也緯變也常者能一能一
故正正故大大所以公也變者不一不一或偏偏必
小小所以私也

數五也而皇極經世以四爲用法先天也非不用五
五所以用四也五神也四形也神之妙不可知不可

見而常主宰乎四也

先天者理而氣者也後天者氣而理者也天氣也人氣之氣也氣也不能以違理而氣之氣者安得違氣而不有以奉其運乎

氣顯象象形也理分數數神也神因數而虛數因理而著理因形而寓形因象而成知乎此則知易矣竅陰也其數十而用者九指陽也其數十其一無名而附于中陰陽各虛其一也天數五地數五五十者天地之數虛其一者道也

乾左旋陽進交於陰也坤右轉陰進合於陽也陰陽
交萬化生也

乾爲大天之用火也故離爲火火之聚也成雷其散
也成風則震與巽又離之用也坤爲地地之用水也
故坎爲水水之出也原于山其入也瀦于澤則艮與
兌又坎之用也父生子子生孫之義也

伏羲八卦一卦之所生也虛母而用七七乘七而四
十九太衍之用也虛一者太極也加一則五十大衍
之體也五與十天地生成之數也天交地而生地合

天而成故天地共虛其一以象極焉

崑崙首也中條脊也南北條左右臂也醫無閭尻也
大海胸臑也歸虛尾閭也崑嶼兩足十指也土肉也
石骨也水泉血脈也音臟也漬腑也岡阜筋節也澤
孔穴也草木毛髮也氣而形也白雪呵也風吹噓也
霜露汗也雷聲音也霆怒而呼也潮呼而汐吸也晝
寤也夜寐也晴明喜也晦冥愁也鬼神魂魄也日月
耳目也星宿日月鼻也形而氣也

血少陰也金也故其氣腥尿太陰也水也故其氣臊

髓少陽也木也故其氣羶屎太陽也火也故其氣臭
津隱于舌通于脾故其氣香

乾離艮巽巽爲陽之終坤坎兌震震爲陰之終震巽
者陰陽之交會也

震巽恒益恒益處震巽之中故邵子曰震巽相博恒
一以象卦焉五十共虛其一得四十九而爲大衍之
數五五各虛其一得八而成八卦之名

經世準易而作也潛虛準玄而作也準易者于承父
也準玄者支繼統也

元亨利貞以爲乾春夏秋冬以成歲四而五者也仁
義禮智信以爲德金木水火土以爲行五而四者也
四而五者舉四以成一五而四者主一以成四易之
數四也非五也而潛虛起五悞之矣

有體者之謂物父子君臣兄弟夫婦朋友是也有爲
者之謂事爲親爲義爲序爲別爲信是也所由者之
謂道當親當義當序當別當信是也所得者之謂德
能親能義能序能別能信是也

或問曰管仲鮑叔牙優岳子曰亦叔也已矣曰得桓

公而佐之率諸侯一匡九有仲尼歸仁仲也而叔則
載籍蔑聞焉雖其自稱亦曰臣所不如管夷吾者有
五將安在其爲優哉噫牙進仲而齊伯仲庇三豎而
齊亂亂齊者仲而伯齊者叔也叔惡乎不仲優耶

浮屠氏學不立文字文字學已非矣不文字者學于
他學又非之非者矣唐以前其學近古文字不傳難
以口舌授受相悟以意故釋言者曰佛者覺也宋有
契嵩者出旣文字其學又預人家國事譬之戲劇官
府縱令逼真畢竟優立其後同至者祖之夸詡矜放

力與儒閥甚至詆訾伊洛假佛爲飾其諸扶已醜正
稍有識者亦知非之顧犯而不校吾家家學而猶喋
喋者好文字者或駸化于鮑肆則所憂也深矣

荆公不好東坡表忠觀碑出荆公取而玩之或曰公
亦喜此人文字邪公以酷似史記答之又答所問畢
竟似史記諸侯王年表此說恐好事者爲之予嘗以
表忠觀碑是柳州壽州孝門銘家子弟頗有父風耳
其視馬遷尚隔鄉曲又以爲似諸侯王年表則千里
矣荆公必無此論或曰荆公不讀壽州書故耳謝疊

山非任耳者集文章軌範乃復舍孝門銘而取此碑
又詳載前段豈俗好風靡者耶都不可曉矣

避虎以壑避火以淵知不免而覲其免也避饑以盜
盜亦壑淵也法家從而正其罪悲哉

讒可惡通惡也在聖人則嚴而厚書命納言而可見
在衆人則嚴而薄詩詠巷伯而可知

攀石食鼠而鼠死食蠶而蠶肥

鵠不觀天而知風虵不察地而知水

黃鳥食之止妬鯨魚食之止驕鴈居食之不饑酸餘

食之不醉鯖魚食之已狂人魚食之已癡

氣閉而藏彙蜚冬見而夏蟄光生而顯鳴鵲晝盲而
夜察

天雖生才才者未必成君子則力學以成之未嘗以
已而負天世實須才才者未必用君子則委時以待
之未嘗因天而遺已

展李旣三黜而非辜靈均雖九死而不悔

智不足以應變而道不可與權亦未可以言至也

孫臏以同學相警耳餘以同勢相害陸趙以同官相

頌

華子魚以嚴御內陳元方兄弟柔愛宜家二門雍睦
兩得其軌

華王避難王似是而華似非而不識華之有終土和
居喪王似失而和似得而不識王之至性

阮嗣宗放達之士也而司馬昭稱其慎則其放也豈
真放耶是可悲也

稽叔夜愛惡無迹而致憎于鍾會其死也以忤物名
王藍田褊躁有名而能容于謝奕其化也以忍性勝

難乎觀士矣

輩弊如接戰無援者不勝而敗建利如務農不力者
無穫而荒輩弊而上不援者身危建利而下不與者
協作

書家以永字八法該諸字之法予謂八法本於四法
四法本于一法卽太極分而爲兩儀四象八卦六十
四卦之義故側者太極也勒者引而伸之也弩者勒
之堅也側分而爲起勒分而爲啄爲策弩分而爲掠
爲襍弩從而勒衡策左而啄右掠倚而襍偃知此則

知筆矣

歐陽學書在牛百外王右軍書家之聖者也當以天
成目之亦至五十三乃稱成書子年五十有二學書
未成不敢以遲鈍自棄每以才老自勉語曰物常聚
於所好事竟成於有志或將然乎

酉山雜俎與六帖皆載葡萄由張騫自大宛移植漢
宮按本草已具神農九種當塗熄火去騫未遠而魏
文之詔實稱中國名果不言西來是唐以前無此論
予嘗以爲大宛之種必與中國者異故博望取之既

白所載必有所據但失實耳比成酒泉屢嘗取乾之名曰瓊瓊比中國者差小形圓而色正赤其味甘美非中國者可敵則予所見庶或得之今此種處處有之獨蒲坂者勝土人乾之以資貿易江南重之稱蕃葡萄曰蕃云者豈承襲瓊瓊之乾歟姑識之以俟知者

禹貢導渭自鳥鼠同穴唐孔穎達註疏曰一鳥一鼠共爲雌雄同穴而處山因得名宋蔡仲默傳以爲惟誕不經不足信也予成甘時過蒞浪親見之鳥形色

似雀而稍大頂出毛角飛卽尾穴穴口有鼠狀如人
家常鼠但唇缺似兔蓬尾似鼯與鳥皆入彼此御毗
有類雌雄者問之士人皆孔說器蔡說據理天下亦
有理外之事博物者不可不知

菴巷燕語

蕭山來斯行

凡情想上做工夫皆爲炎上皆是苦因故曰炎上作
苦凡根本上做工夫皆爲稼穡皆是甘因故曰稼穡
作甘

蛛爲繭而身化其中故能入而復能出蛛爲網而身
居其外故可進而亦可退

吾見有爲生計者矣未見有爲死計者也吾見有爲
子孫計者矣未見有爲身計者也

人身決不可閒閒則病生人心決不可閒閒則生病
悔過者要尋過之起頭遷善者要尋善之着落若有
天堂卽是自慊底影子所謂心廣體胖者也若有地
獄卽是自欺底影子所謂如見肺腑者也

得失之事必輕於生死性命之憂必重於功名

魚生於水離水則死矣可以出入於水而運用衆水
者其惟龍乎人生於世離世則死矣可以出入於世
而主宰萬世者其惟聖人乎

聞聞無聞言何妨煩議私居有慙色烏取遊揚

嬰兒之初生而哭泣也有戀戀於生前者矣病者之將絕而依回也有戀戀於死後者矣

世緣未能遽絕要時時有蔬水曲肱箪瓢陋巷底意思世事未能頓除要時時有富貴浮雲春風沂水底

襟懷

爲師者有纖毫可以授人皆爲邪師爲學者有纖毫可以授人皆爲邪學

有之而後有我者卽是根底之門有我而後有之者皆爲贅疣之物

人於自心上悟得透則上下古今皆爲故物人於自心上打得淨則窮通得喪真是浮雲

怡顏對妻子卽是俯仰無慙燕笑有弟兄何必英才多有

參道理須別具肺腸閱古今須日開眼目

君子未嘗無邪念也隨起而隨滅則日月何虧小人未嘗無正念也明知而明悖則禽獸不遠

無病之身不知其樂也病生而始知無病之樂矣無事之家不知其福也事至而始知無事之福矣

樂護人之善事者每多善緣喜發人之陰私者必有陰禍

達生勝於尊生逃世淺於涉世

使千人知我不若使一人之知我也使一世知我不如使千世之知我也

學道不是迂闊治生亦非俗事

君子當使人忠我不可使人怨我

聖人不能必天下之無小人也而有防小人之方不能必天下之皆君子也而有引君子之路

官雖至尊決不可以人之生命佐已之喜怒官雖至卑決不可以已之生平佐人之喜怒

居山林而好聞朝市之言其炎涼特甚處濃艷而強爲枯寂之態其鄙厭彌增

衲衣蔬食矢志焚修及撰其隱衷則羅剎爲之避席高睨濶步託名道學稍窺其行徑則臧獲爲之覩顏絕世之資必不如專門之夙習也獨得之見必不如衆議之叅同也

難親勝於易合而說甚於背非

世路違順之境貧難而富易家庭骨肉之間貧易而

富難

我無所求於人則飲啄自便人無所忌乎我則矰弋不生

天下無人不足爲吾害者也難防之人卽易忽之人
天下無物不足爲吾累者也易捐之物卽難割之物
輕於遷徙者其資具必寡厚於積蓄者其顧慮必深
貧賤時不可輕於受恩當思酬報之難富貴時不可
濫於市恩當思應付之難

與朴實之人交必無根本之虞與輕薄之人交必多
離構之事

讀書不必多有益於身心卽是好書處友不必泛有
助於德業卽是好友

閒門靜守不防儒素之風廣納徇名終有路岐之嘆
誦詩讀書簡編訂千古之交種花養魚林園具四時
之樂

食期充腹多宰殺以何爲屋止庇身窮高華而無益
天下無不可格之人但恐誠心未至天下無不可爲

之事只爲立志未堅

天有定數人不能與大爭人有定理天亦不能與人爭

君子之待小人也不可不寬君子之處小人也不可
不嚴

今日忽然作好人則前日之非如已醒之夢今日忽
然作反事則前日之善如已染之絲

華中不見一不好人終是糊塗生平不作一皺眉事
万名受用

聽斷之官成心必不可有任事之官成筭必不可無
事忌非常物嫌太盛

古人有失意則怨天今人有失意則怨地故多遷葬
古人思得意則求人今人思得意則求鬼故多禱祀
興利除害皆當以漸興利太急恐失萬全之計除害
太急易生不肖之心

得意而驕溢蓋緣童心未除失意而悲嗟只爲世情
未破

心欲遠而身欲近行欲高而氣欲下

無一事可以不學人無一事可以酷肖人故義獻父子而書法不同機雲弟兄而體裁各異

凡事較之最苦則樂一生聽之有命則安

庭閒簡寂定是名流笑語喧囂必非佳士

思慮不必遣也只要問所思慮者何事交遊不必絕也只要問所交遊者何人

衣冠學時態直是難堪談論拾唾餘深爲可厭

意外之憂患寧可信其有意外之毀譽寧可信其無事上見得徹則一時之浮議不能惑也胸中持得定

則一時之浮氣不能動也

貴不居于五福見崇高非養安之地弱卽列於六極見威武無可弛之時

堯典一書三皇在朝誥訟在庭頑傲在野尚有混沌之風益三凶之季運也舜典一書誅四凶辨幽明嚴黜陟已成開子之象益三王之始基也

周官建極之書也皇極無偏故首置三公皇極無黨故次置三孤

武王之勇過于成湯故太白之誅無慙德伊尹之任

重於周公故桐宮之放無流言

崇侯讒夫也于商則爲忠臣祿父叛孽也于紂則爲
孝子

管子分金自子三歸之始基也三戰三北請囚之故
智也知我者鮑子豈其然哉

夫差之失不在荒淫而在圖霸伯嚭之罪不在玩寇
而在偷安

范蠡之滅吳爲楚復讐也志隱于包胥伍員之寄子
爲已祈死也事同于士燮

齒侯之辟穀畢竟是枯寂中人也以爲能免禍患汾陽之窮奢畢竟是豪侈中人也以爲善保功名

容臺隨筆

華亭黃其昌

般若如清涼池四面皆可入用人之謂也般若如太
火聚四面不可入行法之謂也用人欲兼收一門則
局行法欲盡一多門則亂

氣之守也靜而忽動可以採藥識之行也續而忽斷
可以見性故道言曰一霎火燄飛真人自出現竺典
曰狂心未歇歇即菩提

俠客爲知己者死動于氣義也非是則郭解之藉手

何異于豢犬之吠人忠臣以大義滅親闢于廟社也
非是則達萌之負心何異于哺臬之食母是以君子
不受難酬之恩不樹難事之友

一人發真魔宮震動諸天欲善人熾盛以摧魔也一
人造業地藏愁悲菩薩欲地獄盡空乃自成佛也

庶官修名大臣捐名修名者心不敢念是非口不敢
言利害潛行容用如龍之養珠也捐名者橫心之所
念而無是非橫口之所言而無利害獨性獨來如龍
之行雨也

如來說法必先放光非是無以攝迷而入悟也故易曰潛龍弗用祖師印可旋爲掃迹非是且將執悟而成迷也故易曰亢龍有悔

知潛之弗用則必有激發之大機董公所以說高祖也其說曰名其爲賊故師直而爲壯知亢之有悔則必有收斂之妙用子房所以招四皓也其說曰難以力爭故功逸而有成

甘草非上藥也而參苓以爲國老黛赭非殊緣也而丹碧以爲前茅今五品散局名位未極纒蓋猶輕有

心足以思目足以識口足以辨行足以信者布列數
人隨事評定時乎左袒公卿而臺諫不疑其爲阿時
乎左袒臺諫而公卿不疑其爲激國是自出人心自
正矣

易戒童牛書稱繇彘匹夫匹婦之是非不明其究必
有狎大人者愚夫愚婦之是非不明其究必有侮聖
人者宋人有言曰清議者國之所以立也重則亟及
蔓則難圖矣

王者不治以窮兵則耗國聖人不爲已甚盡法則

無民第國手不以後着爲先着庸醫亦以活人者殺人是之與非猶一國之與一國也。有如炸火初驚而始發懲腐之策則聽華人之自相屠戮而一無所創乎黑白未剖而主調停之議則聽邪正之自相玄黃而兩無所辨乎孔子作春秋孟子闢楊墨此魯連飛矢而魏勝濟師也卽大將更當何如矣。

張安道歐陽永叔子瞻輩人也子瞻以其譽而重王荆公程伊川子瞻輩人也子瞻亦以其譽而重作家之相譽勝于疇人之相譽何則妒之厲繇其知之真

也知薛道衡者隋煬也知驩賓王者武后也若乃蚍
蜉之憾無損叅天蒼蠅可憎等之飄瓦而已

如心畫師想成國土人在 中有千日而不醒者官
中之天地也人在夢中有千載而不寤者名中之天
地也關尹子曰至 天地去讖

獨立不懼惟司馬君實與 兄弟耳東坡之不容于
荆公也昔之君子惟舒是師今之君子惟溫是隨吾
不能隨耳東坡之不容于溫公也具此兩截成一完
人兵再鼓而氣不衰金百煉而色益瑩蓋東坡筆鉞

之利自竺典中來襟宇之超得了元之力謂其爲縱橫之學者洛黨之口業也

金剛經四無相但我相空則人法壽相皆盡矣永嘉集三科揀但法身微則般若解脫皆真矣華嚴六相義但知真如總相則總別同異成壞皆融矣曹溪四智但悟大圓鏡智則平等觀察所作皆轉矣孟子之言巧力臨濟之言照用豈有二哉

曾子行恕當無一事件人而放流之論諄諄癩惡孰知三省者知爲金剛劍乎南容慎言當無一語傷時

而弄寡之喻咄咄逼人孰知三緘者之爲塗毒鼓乎